資治通鑑/卷1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九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九十二 唐紀八

► 卷一百九十三

起柔兆閹茂九月，盡著雍困敦七月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92卷
卷第一百九十二

【唐紀八】　起柔兆閹茂九月，盡著雍困敦七月，凡二年。

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（丙戌，公元六二六年）

九月，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，羊萬口；上不受，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，征溫彥博還朝。

丁未，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，諭之曰：「戎狄侵盜，自古有之，患在邊境少安，則人主逸游忘戰，是以寇來莫之能御。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，專習弓矢，居閒無事，則為汝師，突厥入寇，則為汝將，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！」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，上親臨試，中多者賞以弓、刀、帛，其將帥亦加上考。群臣多諫曰：「於律，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。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，陛下親在其間，萬一有狂夫竊發，出於不意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」韓州刺史封同人詐乘驛馬入朝切諫。上皆不聽，曰：「王者視四海如一家，封域之內，皆朕赤子，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，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！」由是人思自勵，數年之間，悉為精銳。

上嘗言：「吾自少經略四方，頗知用兵之要，每觀敵陳，則知其強弱，常以吾弱當其強，強當其弱。彼乘吾弱，逐奔不過數十百步，吾乘其弱，必出其陳後反擊之，無不潰敗，所以取勝，多在此也。」

己酉，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，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，且曰：「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，宜各自言。」於是諸將爭功，紛紜不已。淮安王神通曰：「臣舉兵關西，首應義旗，今房玄齡，杜如晦等專弄刀筆，功居臣上，臣竊不服。」上曰：「義旗初起，叔父雖首唱舉兵，蓋亦自營脫禍。及竇建德吞噬山東，叔父全軍覆沒；劉黑闥再合餘燼，叔父望風奔北。玄齡等運籌帷幄，坐安社稷，論功行賞，固宜居叔父之先。叔父，國之至親，朕誠無所愛，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！」諸將乃相謂曰：「陛下至公，雖淮安王尚無所私，吾儕何敢不安其分。」遂皆悅服。房玄齡嘗言：「秦府舊人未遷官者，皆嗟怨曰：『吾屬奉事左右，幾何年矣！今除官，返出前宮、齊府人之後。』」上曰：「王者至公無私，故能服天下之心。朕與卿輩日所衣食，皆取諸民者也。故設官分職，以為民也，當擇賢才而用之，豈以新舊為先後哉！必也新而賢，舊而不肖，安可捨新而取舊乎！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，豈為政之體乎！」

詔：「民間不得妄立妖祠。自非卜筮正術，其餘雜占，悉從禁絕。」

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，置弘文館於殿側，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、歐陽詢、蔡允恭、蕭德言等，以本官兼學士，令更日宿直，聽朝之隙，引入內殿，講論前言往行，商榷政事，或至夜分乃罷。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。

冬，十月，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詔追封故太子建成為息王，謚曰隱；齊王元吉為剌王，以禮改葬。葬日，上哭之於宜秋門，甚哀。魏徵、王珪表請陪送至墓所，上許之，命宮府舊僚皆送葬。

癸亥，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，生八年矣。

庚辰，初定功臣實封有差。

初，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，上皇以為中書令。及上即位，蕭瑀為左僕射，德彝為右僕射。議事已定，德彝數反之於上前，由是有隙。時房玄齡、杜如晦新用事，皆疏瑀而親德彝，

蕭瑀不能平，遂上封事論之，辭指寥落，由是忤旨。蕭瑀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，庚辰，瑀、叔達皆坐不敬，免官。

甲申，民部尚書裴矩奏「民遭突厥暴踐者，請戶給絹一匹。」上曰：「朕以誠信御下，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，戶有大小，豈得雷同給賜乎！」於是計口為率。

初，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，故皇再從、三從弟及兄弟之下，雖童孺皆為王，王者數十人。上從容問群臣：「遍封宗子，於天下利乎？」封德彝對曰：「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，自餘非有大功，無為王者。上皇敦睦九族，大封宗室，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。爵命既崇，多給力役，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。」上曰：「然。朕為天子，所以養百姓也，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！」十一月，庚寅，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，惟有功者數人不降。

丙午，上與群臣論止盜。或請重法以禁之，上哂之曰：「民之所以為盜者，由賦繁役重，官吏貪求，饑寒切身，故不暇顧廉恥耳。朕當去奢省費，輕徭薄賦，選用廉吏，使民主食有餘，則自不為盜，安用重法邪！」自是數年之後，海內昇平，路不拾遺，外戶不閉，商旅野宿焉。上又嘗謂侍臣曰：「君依於國，國依於民。刻民以奉君，猶割肉以充腹，腹飽而身斃，君富而國亡。故人君之患，不自外來，常由身出。夫欲盛則費廣，費廣則賦重，賦重則民愁，民愁則國危，國危則君喪矣。朕常以此思之，故不敢縱欲也。」

十二月，己巳，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，請發兵討之。上曰：「獠依阻山林，時出鼠竊，乃其常俗；牧守苟能撫以恩信，自然帥服，安可輕動干戈，漁獵其民，比之禽獸，豈為民父母之意邪！」竟不許。

上謂裴寂曰：「比多上書言事者，朕皆粘之屋壁，得出入省覽，每思治道，或深夜方寢。公輩亦當恪勤職業，副朕此意。」

上厲精求治，數引魏徵入臥內，訪以得失；征知無不言，上皆欣然嘉納。上遣使點兵，封德彝奏：「中男雖未十八，其軀幹壯大者，亦可並點。」上從之。敕出，魏徵固執以為不可，不肯署敕，至於數四。上怒，召而讓之曰：「中男壯大者，乃奸民詐妄以避征役，取之何害，而卿固執至此！」對曰：「夫兵在御之得其道，不在眾多。陛下取其壯健，以道御之，足以無敵於天下，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！且陛下每云：『吾以誠信御天下，欲使臣民皆無欺詐。』今即位未幾，失信者數矣！」上愕然曰：「朕何為失信？

」對曰：「陛下初即位，下詔云：『逋負官物，悉令蠲免。』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，非官物，征督如故。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，國司之物，非官物而何！又曰：『關中免二年租調，關外給復一年。』既而繼有敕云：『已役已輸者，以來年為始。』散還之後，方復更征，百姓固已不能無怪。今既徵得物，復點為兵，何謂來年為始乎！又，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，居常簡閱，鹹以委之；至於點兵，獨疑其詐，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！」上悅曰：「向者朕以卿固執，疑卿不達政事，今卿論國家大體，誠盡其精要。夫號令不信，則民不知所從，天下何由而治乎？朕過深矣！」乃不點中男，賜征金甕一。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，召見，問以政道，對曰：「隋主好自專庶務，不任群臣；群臣恐懼，唯知稟受奉行而已，莫之敢違。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，借使得失相半，乖謬已多，下諛上蔽，不亡何待！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任以事，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，何憂不治！又，臣觀隋末亂離，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，其餘皆保鄉黨、全妻子，以待有道而歸之耳。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，但人主不能安之耳。」上善其言，擢為侍御史。

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《大寶箴》，其略曰：「聖人受命，拯溺亨屯，故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」又曰：「壯九重於內，所居不過容膝；彼昏不知，瑤其台而瓊其室。羅八珍於前，所食不過適口；惟狂罔念，丘其糟而池其酒。」又曰：「勿沒沒而暗，勿察察而明，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，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。」上嘉之，賜以束帛，除大理丞。

上召傅奕，賜之食，謂曰：「汝前所奏，幾為吾禍。然凡有天變，卿宜盡言皆如此，勿以前事為懲也。」上嘗謂奕曰：「佛之為教，玄妙可師，卿何獨不悟其理？」對曰：「佛乃胡中桀黠，誑耀彼土。中國邪僻之人，取莊、老玄談，飾以妖幻之語，用欺愚俗。無益於民，有害於國，臣非不悟，鄙不學也。」上頗然之。

上患吏多受賕，密使左右試賂之。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，上欲殺之，民部尚書裴矩諫曰：「為吏受賂，罪誠當死；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，乃陷人於法也，恐非所謂『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。』」上悅，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：「裴矩能當官力爭，不為面從，倘每事皆然，何憂不治！」

臣光曰：古人有言：君明臣直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，非其性之有變也；君惡聞其過，則忠化為佞，君樂聞直言，則佞化為忠。是知君者表也，臣者景也，表動則景隨矣。

是歲，進皇子長沙郡王恪為漢王，宜陽郡王祐為楚王。

新羅、百濟、高麗三國有宿仇，迭相攻擊；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指，三國皆上表謝罪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貞觀元年（丁亥，公元六二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酉，改元。

丁亥，上宴群臣，奏《秦王破陳樂》。上曰：「朕昔受委專征，民間遂有此曲，雖非文德之雍容，然功業由茲而成，不敢忘本。」封德彝曰：「陛下以神武平海內，豈文德之足比！」上曰：「戡亂以武，守成以文，文武之用，各隨其時。卿謂文不及武，斯言過矣。」德彝頓首謝。

己亥，制：「自今中書、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，皆命諫官隨之，有失輒諫。」

上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與學士、法官更議定律令，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，上猶嫌其慘，曰：「肉刑廢已久，宜有以易之。」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，流三千里，居作三年；詔從之。

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，擢為大理少卿。上以選人多詐冒資廕，敕令自首，不首者死。未幾，有詐冒事覺者，上欲殺之。胄奏：「據法應流。」上怒曰：「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？」對曰：「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，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。陛下忿選人之多詐，故欲殺之，而既知其不可，復斷之以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」上曰：「卿能執法，朕復何憂！」胄前後犯顏執法，言如湧泉，上皆從之，天下無冤獄。

上令封德彝舉賢，久無所舉。上詰之，對曰：「非不盡心，但於今未有奇才耳。」上曰：「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長，古之致治者，豈借才於異代乎？正患己不能知，安可誣一世之人！」德彝慚而退。御史大夫杜淹奏「諸司文案恐有稽失，請令御史就司檢校。」上以問封德彝，對曰：「設官分職，各有所司。果有愆違，御史自應糾舉；若遍歷諸司，搜括疵纇，太為煩碎。」淹默然。上問淹：「何故不復論執？」對曰：「天下之務，當

盡至公，善則從之。德彝所言，真得大體，臣誠心服，不敢遂非。」上悅曰：「公等各能如是，朕復何憂！」

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，事覺，上曰：「順德果能有益國家，朕與之共有府庫耳，何至貪冒如是乎！」猶惜其有功，不之罪，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。大理少卿胡演曰：「順德枉法受財，罪不可赦，奈何復賜之絹？」上曰：「彼有人性，得絹之辱，甚於受刑；如不知愧，一禽獸耳，殺之何益！」

辛丑，天節將軍燕郡王李藝據涇州反。

藝之初入朝也，恃功驕倨，秦王左右至其營，藝無故毆之。上皇怒，收藝繫獄，既而釋之。上即位，藝內不自安。曹州妖巫李五戒謂藝曰：「王貴色已發！」勸之反。藝乃詐稱奉密敕，勒兵入朝。遂引兵至幽州，幽州治中趙慈皓馳出謁之，藝入據幽州。詔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等為行軍總管以討之。趙慈皓聞官軍將至，密與統軍楊岌圖之，事洩，藝囚慈皓。岌在城外覺變，勒兵攻之，藝眾潰，棄妻子，將奔突厥。至烏氏，左右斬之，傳首長安。弟壽，為利州都督，亦坐誅。初，隋末喪亂，豪傑並起，擁眾據地，自相雄長；唐興，相帥來歸，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，由是州縣之數，倍於開皇、大業之間。上以民少吏多，思革其弊；二月，命大加並省，因山川形便，分為十道：一曰關內，二曰河南，三曰河東，四曰河北，五曰山南，六曰隴右，七曰淮南，八曰江南，九曰劍南，十曰嶺南。

三月，癸巳，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。

閏月，癸丑朔，日有食之。

壬申，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：「朕少好弓矢，得良弓十數，自謂無以加，近以示弓工，乃曰『皆非良材』。朕問其故，工曰：『木心不直，則脈理皆邪，弓雖勁而發矢不直。』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。朕以弓矢定四方，識之猶未能盡，況天下之務，其能遍知乎！」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，數延見，問以民間疾苦，政事得失。

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，性粗暴，左右百餘人，皆無賴子弟，侵暴百姓；又與羌、胡互市。或告幼良有異志，上遣中書令宇文士及馳驛代之，並按其事。左右懼，謀劫幼良入北虜，又欲殺士及據有河西。復有告其謀者，夏，四月，癸巳，賜幼良死。

五月，苑君璋帥眾來降。初，君璋引突厥陷馬邑，殺高滿政，退保恆安。其眾皆中國人，多棄君璋來降。君璋懼，亦降，請捍北邊以贖罪，上皇許之。君璋請約契，上皇雁門人元普賜之金券。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，君璋猶豫未決，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「恆安地險城堅，突厥方強，且當倚之以觀變，未可束手於人。」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，復與之合，數與突厥入寇。至是，見頡利政亂，知其不足恃，遂帥眾來降。上以君璋為隰州都督、芮國公。

有上書請去佞臣者，上問：「佞臣為誰？」對曰：「臣居草澤，不能的知其人，願陛下與群臣言，或陽怒以試之，彼執理不屈者，直臣也，畏威順旨者，佞臣也。」上曰：「君，源也；臣，流也；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，不可得矣。君自為詐，何以責臣下之直乎！朕方以至誠治天下，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，常竊恥之。卿策雖善，朕不取也。」

六月，辛巳，右僕射密明公封德彝薨。

壬辰，復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。

戊申，上與侍臣論周、秦修短，蕭瑀對曰：「紂為不道，武王征之。周及六國無罪，始皇滅之。得天下雖同，人心則異。」上曰：「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周得天下，增修仁義；秦得天下，益尚詐力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。蓋取之或可以逆得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。」瑀謝不及。山東大旱，詔所在賑恤，無出今年租賦。

秋，七月，壬子，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。無忌與上為布衣交，加以外戚，有佐命功，上委以腹心，其禮遇群臣莫及，欲用為宰相者數矣。文德皇后固請曰：「妾備位椒房，家之貴寵極矣，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。呂、霍、上官，可為切骨之戒，幸陛下矜察！」上不聽，卒用之。

初，突厥性淳厚，政令質略。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，委用之。德言專其威福，多變更舊俗，政令煩苛，國人始不悅。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疏突厥，胡人貪冒，多反覆，兵革歲動；會大雪，深數尺，雜畜多死，連年饑饉，民皆凍餒。頡利用度不給，重斂諸部，由是內外離怨，諸部多叛，兵浸弱。言事者多請擊之，上以問蕭瑀、長孫無忌曰：「頡利君臣昏虐，危亡可必。今擊之，則新與之盟；不擊，恐失機會；如何而可？」瑀請擊

之。無忌對曰：「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，非王者之師也。」上乃止。

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，蕭瑀言：「三代封建而久長，秦孤立而速亡。」上以為然，於是始有封建之議。

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，附侍中高士廉，寢而不言。上聞之，八月，戊戌，出士廉為安州大都督。

九月，庚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辛酉，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，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。他官參豫政事自此始。

淹薦刑部員外郎邸懷道，上問其行能，對曰：「煬帝將幸江都，召百官問行留之計，懷道為吏部主事，獨言不可。臣親見之。」上曰：「卿稱懷道為是，何為自不正諫？」對曰：「臣爾日不居重任，又知諫不從，徒死無益。」上曰：「卿知煬帝不可諫，何為立其朝？既立其朝，何得不諫？卿仕隋，容可雲位卑；後仕王世充，尊顯矣，何得亦不諫？」對曰：「臣於世充非不諫，但不從耳。」上曰：「世充若賢而納諫，不應亡國；若暴而拒諫，卿何得免禍？」淹不能對。上曰：「今日可謂尊任矣，可以諫未？」對曰：「願盡死。」上笑。

辛未，幽州都督王君廓謀叛，道死。

君廓在州，驕縱多不法，征入朝。長史李玄道，房玄齡從甥也，憑君廓附書，君廓私發之，不識草書，疑其告己罪，行至渭南，殺驛吏而逃；將奔突厥，為野人所殺。

嶺南酋長馮盎、談殿等迭相攻擊，久未入朝，諸州奏稱盎反，前後以十數；上命將軍藺謨等發江、嶺數十州兵討之。魏徵諫曰：「中國初定，嶺南瘴癘險遠，不可以宿大兵。且盎反狀未成，未宜動眾。」上曰：「告者道路不絕，何雲反狀未成？」對曰：「盎若反，必分兵據險，攻掠州縣。今告者已數年，而兵不出境，此不反明矣。諸州既疑其反，陛下又不遣使鎮撫，彼畏死，故不敢入朝。若遣信臣示以至誠，彼喜於免禍，可不煩兵而服。」上乃罷兵。冬，十月，乙酉，遣員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，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。上曰：「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，而嶺表遂安，勝十萬之師，不可不賞。」賜征絹五百匹。

十二月，壬午，左僕射蕭瑀坐事免。

戊申，利州都督義安王李孝常等謀反，伏誅。孝常因入朝，留京師，與右武衛將軍劉德裕及其甥統軍元弘善、監門將軍長孫安業互說符命，謀以宿衛兵作亂。安業，皇后之異母兄也，嗜酒無賴；父晟卒，弟無忌及後並幼，安業斥還舅氏。及上即位，後不以舊怨為意，恩禮甚厚。及反事覺，後涕泣為之固請曰：「安業罪誠當萬死。然不慈於妾，天下知之；今置以極刑，人必謂妾所為，恐亦為聖朝之累。」由是得減死，流嶲州。

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，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，無狀。彥博言於上曰：「征不存形跡，遠避嫌疑，心雖無私，亦有可責。」上令彥博讓征，且曰：「自今宜存形跡。」它日，征入見，言於上曰：「臣聞君臣同體，宜相與盡誠；若上下但存形跡，則國之興喪尚未可知，臣不敢奉詔。」上瞿然曰：「吾已悔之。」征再拜曰：「臣幸得奉事陛下，願使臣為良臣，勿為忠臣。」上曰：「忠、良有以異乎？」對曰：「稷、契、皋陶，君臣協心，俱享尊榮，所謂良臣。龍逢、比干，面折廷爭，身誅國亡，所謂忠臣。」上悅，賜絹五百匹。

上神采英毅，群臣進見者，皆失舉措；上知之，每見人奏事，必假以辭色，冀聞規諫。嘗謂公卿曰：「人欲自見其形，必資明鏡；君欲自知其過，必待忠臣。苟其君愎諫自賢，其臣阿諛順旨，君既失國，臣豈能獨全！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，煬帝既弑，世基等亦誅。公輩宜用此為戒，事有得失，無毋盡言！」

或上言秦府舊兵，宜盡除武職，追入宿衛。上謂之曰：「朕以天下為家，惟賢是與，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！汝之此意，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。」

上謂公卿曰：「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，與人同利故也。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，病人以利己故也。夫靡麗珍奇，固人之所欲，若縱之不已，則危亡立至。朕欲營一殿，材用已具，鑒秦而止。王公已下，宜體朕此意。」由是二十年間，風俗素樸，衣無錦繡，公私富給。

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：「國家本置中書、門下以相檢察，中書詔敕或有差失，則門下當行駁正。人心所見，互有不同，苟論難往來，務求至當，捨己從人，亦復何傷！比來或護己之短，遂成怨隙，或苟避私怨，知非不正，順一人顏情，為兆民之深患，此乃亡國

之政也。煬帝之世，內外庶官，務相順從，當是之時，皆自謂有智，禍不及身。及天下大亂，家國兩亡，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，亦為時論所貶，終古不磨。卿曹各當徇公忘私，勿雷同也！」

上謂侍臣曰：「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，剖身以藏之，有諸？」侍臣曰：「有之。」上曰：「人皆知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；吏受賕抵法，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，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！」魏徵曰：「昔魯哀公謂孔子曰：『人有好忘者，徙宅而忘其妻。』孔子曰：『又有甚者，桀、紂乃忘其身。』亦猶是也。」上曰：「然。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，庶免為人所笑也！」

青州有謀反者，州縣逮捕支黨，收系滿獄，詔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師覆按之。仁師至，悉脫去杻械，與飲食湯沐，寬慰之，止坐其魁首十餘人，餘皆釋之。還報，敕使將往決之。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：「足下平反者多，人情誰不貪生，恐見徒侶得免，未肯甘心，深為足下憂之。」仁師曰：「凡治獄當以平恕為本，豈可自規免罪，知其冤而不為伸邪！萬一暗短，誤有所縱，以一身易十囚之死，亦所願也。」伏伽慚而退。及敕使至，更訊諸囚，皆曰：「崔公平恕，事無枉濫，請速就死。」無一人異辭者。

上好騎射，孫伏伽諫，以為：「天子居則九門，行則警蹕，非欲苟自尊嚴，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。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，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，非今日天子事業也。既非所以安養聖躬，又非所以儀刑後世，臣竊為陛下不取。」上悅。未幾，以伏伽為諫議大夫。

隋世選人，十一月集，至春而罷，人患其期促。至是，吏部侍郎觀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，隨闕注擬，人以為便。

唐初，士大夫以亂離之後，不樂仕進，官員不充。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，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。至是盡省之，勒赴省選，集者七千餘人，林甫隨才銓敘，各得其所，時人稱之。詔以關中米貴，始分人於洛州選。

上謂房玄齡曰：「官在得人，不在員多。」命玄齡並省，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。

隋秘書監晉陵劉子翼，有學行，性剛直，朋友有過，常面責之。李百藥常稱：「劉四雖復罵人，人終不恨。」是歲，有詔征之，辭以母老，不至。

郤令裴仁軌私役門夫，上怒，欲斬之。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：「法者，陛下所與天下共也，非陛下所獨有也。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，臣恐人無所措手足。」上悅，免仁軌死，以乾祐為侍御史。

上嘗語及關中、山東人，意有同異。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：「天子以四海為家，不當有東西之異；恐示人以隘。」上善其言，厚賜之。自是每有大政，常使預議。

初，突厥既強，敕勒諸部分散，有薛延陀、回紇、都播、骨利干、多濫葛、同羅、僕固、拔野古、思結、渾、斛薛、結、阿跌、契苾、白□等十五部，皆居磧北，風俗大抵與突厥同；薛延陀於諸部為最強。

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強，敕勒諸部皆臣之。曷薩那徵稅無度，諸部皆怨。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，敕勒相帥叛之，共推契苾哥楞為易勿真莫賀可汗，居貪於山北。又以薛延陀乙失缽為也咥小可汗，居燕末山北。及射匱可汗兵復振，薛延陀、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。

回紇等六部在郁督軍山者，東屬始畢可汗。統葉護可汗勢衰，乙失缽之孫夷男帥其部落七萬餘家，附於頡利可汗。頡利政亂，薛延陀與回紇、拔野古等相帥叛之。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，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，與戰於馬鬣山，大破之。欲谷設走，菩薩追至天山，部眾多為所虜，回紇由是大振。薛延陀又破其四設，頡利不能制。

頡利益衰，國人離散。會大雪，平地數尺，羊馬多死，民大饑，頡利恐唐乘其弊，引兵入朔州境上，揚言會獵，實設備焉。鴻臚卿鄭元□使突厥還。言於上曰：「戎狄興衰，專以羊馬為侯。今突厥民饑畜瘦，此將亡之兆也，不過三年。」上然之。群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，上曰：「新與人盟而背之，不信；利人之災，不仁；乘人之危以取勝，不武。縱使其種落盡叛，六畜無餘，朕終不擊，必待有罪，然後討之。」

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真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，獻萬釘寶鈿金帶，馬五千匹，以迎公主。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，數遣兵入寇，又遣人謂統葉護曰：「汝迎唐公主，要須經我國中過。」統葉護患之，未成昏。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上貞觀二年（戊子，公元六二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亥，右僕射長孫無忌罷。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，上以表示之，曰：「朕於卿洞然無疑，若各懷所聞而不言，則君臣之意有不通。」又召百官謂之曰：「朕諸子皆幼，視無忌如子，非他人所能間也。」無忌自懼滿盈，固求遜位，皇后又力為之請，上乃許之，以為開府儀同三司。

置六司侍郎，副六尚書；並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

癸丑，吐谷渾寇岷州，都督李道彥擊走之。

丁巳，徙漢王恪為蜀王，衛王泰為越王，楚王祐為燕王。上問魏徵曰：「人主何為而明，何為而暗？」對曰：「兼聽則明，偏信則暗。昔堯清問下民，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；舜明四目，達四聰，故共、鯀、歡兜不能蔽也。秦二世偏信趙高，以成望夷之禍；梁武帝偏信朱異，以取台城之辱；隋煬帝偏信虞世基，以致彭城閣之變。是故人君兼聽廣納，則貴臣不得擁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也。」上曰：「善！」

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：「開皇十四年大旱，隋文帝不許賑給，而令百姓就食山東，比至末年，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。煬帝恃其富饒，侈心無厭，卒亡天下。但使倉廩之積足以備凶年，其餘何用哉！」

二月，上謂侍臣曰：「人言天子至尊，無所畏憚。朕則不然，上畏皇天之監臨，下憚群臣之瞻仰，兢兢業業，猶恐不合天意，未副人望。」魏徵曰：「此誠致治之要，願陛下慎終如始，則善矣。」

上謂房玄齡等曰：「為政莫若至公。昔諸葛亮窺廖立、李嚴於南夷，亮卒而立、嚴皆悲泣，有死者，非至公能如是乎！又高熲為隋相，公平識治體，隋之興亡，系熲之存沒。朕既慕前世之明君，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。」

三月，戊寅朔，日有食之。

壬子，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；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、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，庶無冤濫。既而引囚，至岐州刺史鄭善果，上謂胡演曰：「善果雖復有罪，官品不卑，豈可使與諸囚為伍。自今三品以上犯罪，不須引過，聽於朝堂俟進止。」

關內旱饑，民多賣子以接衣食；己巳，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，歸其父母。庚午，詔以去歲霖雨，今茲旱、蝗，赦天下。詔書略曰：「若使年谷豐稔，天下又安，移災朕身，以存萬國，是所願也，甘心無吝。」會所在有雨，民大悅。

夏，四月，己卯，詔以「隋末亂離，因之饑饉，暴骸滿野，傷人心目，宜令所在官司收瘞。」

初，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，主東偏，奚、□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，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。及薛延陀、回紇等敗欲谷設，頡利遣突利討之，突利兵又敗，輕騎奔還。頡利怒，拘之十餘日而撻之，突利由是怨，陰欲叛頡利。頡利數徵兵於突利，突利不與，表請入朝。上謂侍臣曰：「向者突厥之強，控弦百萬，憑陵中夏，用是驕恣，以失其民。今自請入朝，非困窮，肯如是乎！朕聞之，且喜且懼。何則？突厥衰則邊境安矣，故喜。然朕或失道，它日亦將如突厥，能無懼乎！卿曹宜不惜苦諫，以輔朕之不逮也。」頡利發兵攻突利，丁亥，突利遣使來求救。上謀於大臣曰：「朕與突利為兄弟，有急不可不救。然頡利亦與之有盟，奈何？」兵部尚書杜如晦曰：「戎狄無信，終當負約，今不因其亂而取之，後悔無及。夫取亂侮亡，古之道也。」

丙申，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。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，上謂使者曰：「契丹與突厥異類，今來歸附，何故索之！師都中國之人，盜我土地，暴我百姓，突厥受而庇之，我興兵致討，輒來救之，彼如魚游釜中，何患不為我有！借使不得，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。」

先是，上知突厥政亂，不能庇梁師都，以書諭之，師都不從。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、司馬劉蘭成圖之，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，多縱反間，離其君臣，其國漸虛，降者相屬。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，事洩，來奔，由是上下益相疑。旻等知可取，上表請兵。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、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，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。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，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。師都宵遁，蘭成追擊，破之。突厥大發兵救師都，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，與突厥遇，奮擊，大破之，遂圍朔方。突厥不敢救，城中食盡。壬寅，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，以城降，以其地為夏州。

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、陳之音多吳、楚，周、齊之音多胡、夷，於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聲，作《唐雅樂》，凡八十四調、三十一曲、十二和。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。

六月，乙酉，孝孫等奏新樂。上曰：「禮樂者，蓋聖人緣情以設教耳，治之隆替，豈由於此？」御史大夫杜淹曰：「齊之將亡，作《伴侶曲》，陳之將亡，作《玉樹後庭花》，其聲哀思，行路聞之皆悲泣，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！」上曰：「不然。夫樂能感人，故樂者聞之則喜，憂者聞之則悲，悲喜在人心，非由樂也。將亡之政，民必愁苦，故聞樂而悲耳。今二曲具存，朕為公奏之，公豈悲乎？」右丞魏徵曰：「古人稱『禮雲禮雲，玉帛雲乎哉！樂雲樂雲，鐘鼓雲乎哉！』樂誠在人和，不在聲音也。」

臣光曰：「臣聞垂能目制方圓，心度曲直，然不能以教人，其所以教人者，必規矩而已矣。聖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然不能以授人，其所以授人者，必禮樂而已矣。禮者，聖人之所履也；樂者，聖人之所樂也。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，又思與四海共之，百世傳之，於是乎作禮樂焉。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，是亦垂之功已；王者執五帝、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，是亦五帝、三王之治已。五帝、三王，其違世已久，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，聞其樂知其所樂，炳然若猶存於世焉。此非禮樂之功邪？夫禮樂有本、有文：中和者，本也；容聲者，末也；二者不可偏廢。先王守禮樂之本，未嘗須臾去於心，行禮樂之文，未嘗須臾遠於身。興於閨門，著於朝廷，被於鄉遂比鄰，達於諸侯，流於四海，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，未嘗不在禮樂之中；如此數十百年，然後治化周浹，鳳凰來儀也。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，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，求以移風易俗，誠亦難矣。是以漢武帝置協律，歌天瑞，非不美也，不能免哀痛之詔。王莽建羲和，考律呂，非不精也，不能救漸台之禍。晉武制笛尺，調金石，非不詳也，不能弭平陽之災。梁武帝立四器、調八音，非不察也，不能免台城之辱。然則韶、夏、濩、武之音，具存於世，苟其餘不足以稱之，曾不能化一夫，況四海乎！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，坐而待器之成，終不可得也。況齊、陳淫昏之主，亡國之音，暫奏於庭，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！而太宗遽雲治之隆替不由於樂，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？

夫禮非威儀之謂也，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。樂非聲音之謂也，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。譬諸山，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，然土石皆去，山於何在哉！故曰：「無本不立，無文不行。」奈何以齊、陳之音不驗於今世，而謂樂無益於治亂，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！必若所言，則是五帝、三五之作樂皆妄也。」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」惜哉！

戊子，上謂侍臣曰：「朕觀《隋煬帝集》，文辭奧博，亦知是堯、舜而非桀、紂，然行事何其反也！」魏徵對曰：「人君雖聖哲，猶當虛己以受人，故智者獻其謀，勇者竭其力。煬帝恃其俊才，驕矜自用，故口誦堯、舜之言而身為桀、紂之行，曾不自知，以至

覆亡也。」上曰：「前事不遠，吾屬之師也！」

畿內有蝗。辛卯，上入苑中，見蝗，掇數枚，祝之曰：「民以谷為命，而汝食之，寧食吾之肺腸。」舉手欲吞之，左右諫曰：「惡物或成疾。」上曰：「朕為民受災，何疾之避！」遂吞之。是歲，蝗不為災。

上曰：「朕每臨朝，欲發一言，未嘗不三思。恐為民害，是以不多言。」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：「臣職在記言，陛下之言失，臣必書之，豈徒有害於今，亦恐貽譏於後。」上悅，賜帛二百段。

上曰：「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，侯景之亂，百官不能乘馬。元帝為周師所圍，猶講《老子》，百官戎服以聽。此深足為戒。朕所好者，唯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，以為如鳥有翼，如魚有水，失之則死，不可暫無耳。」

以辰州刺史裴虔通，隋煬帝故人，特蒙寵任，而身為弒逆，雖時移事變，屢更赦令，倖免族夷，不可猶使牧民，乃下詔除名，流歡州。虔通常言「身除隋室以啟大唐」，自以為功，頗有觖望之色。及得罪，怨憤而死。

秋，七月，詔宇文化及之黨萊州刺史牛方裕、絳州刺史薛世良、廣州都督長史唐奉義、隋武牙郎將元禮並除名徙邊。

上謂侍臣曰：「古語有之：『赦者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。』『一歲再赦，善人暗啞。』夫養稂莠者害嘉谷，赦有罪者賊良民，故朕即位以來，不欲數赦，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！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